

我的青年时代 (二)

楊勃

做娃娃頭打出江山

我自小身體特別強壯，力氣很大，在一羣玩伴之中，數我年紀最小，個子最矮，但我偏偏要做領袖，叫他們聽我的指揮。因為我爬得高，跳得遠，膽大心細，冒險犯難，從不後人，玩伴中沒有人跑得過我，更沒有人打得過我，就這樣，大家都服從我了。我小小年紀，做了一村的娃娃頭。堂兄們因而笑我，說我是赤手空拳打出來的「江山」。

不但在村裏，即使是在私塾，和我年齡相仿佛的同學，也都成為了我的羣衆，放學以後，我總帶着他們到處玩耍，爬山涉水，無所不至。廣安縣龍臺寺旁的那片靈岩，自佛龕以下，被我帶領同學鑿了無數洞窟，玩官兵捉強盜，或者捉迷藏，那真是再理想不過的地方。我們打洞的時候正當玉蜀黍成熟，岩前一片青蔥，洞窟被玉蜀黍遮住了，別人看不見。等到玉蜀黍一收割，大人都十分驚訝，怎麼岩上會出現那麼多的洞穴？後來一問，原來這又是我的「傑作」，再看洞窟錯落有致，井然生序，而且以一羣小孩，在缺乏工具的情形下能打出這些洞來，想倒也很不簡

單，於是大家都說：楊家這個孩子確實有點特別。

頭皮儘管頭皮，在所有的老師面前，我還是個很討歡喜的學生。那時候由尖代、朝北二里捐置的崇義鄉學，新聘來一位老師是老學人閻鴻漸先生，他就住在鄉學所在地的插旗寨裏，僱了一個書童，照料他的飲食起居，閻老師剛搬來，頭一天我約了幾位同學，起個大早，趕到鄉學去看新老師。

我們到了鄉學，閻老師起身不久，書童正在給他燒早飯，忽然老師高聲喚他打洗臉水，小書童手忙腳亂，就把淘米的水勾了半盆送進去。老師正待洗臉，一眼看見臉盆裏還有許多米粒，他佛然不悅，責備了書童幾句，說他不該暴殄天物，「須知盤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」，那米粒是萬萬不可浪費的。他一面說，一面伸手從盆裏把米粒撈出來，水多米少，撈了半天都還沒有撈乾淨，我在一旁看得替他着急，忍不住的說：

「老師你何必這樣麻煩呢，拿條帕子一蘸，不是一下子都澆上來了嗎？」

閻老師恍然大悟，照我的法子，用毛巾蘸乾篩子，果然把米粒統統澆起來了。他轉過臉，深

深的看我一眼，點頭讚許：

「嗯，你這個孩子實在聰明。」

在二伯父的私塾讀書：我們小學生是由堂兄他們帶起讀的，漸漸的明白了文義，每逢初一十五，要作起講文章兩篇，還要學作對子，及小詩。然而那都是幾十個字的八股開篇短文，我學作的時候，覺得一點都不吃力。

小小年紀出入頭地

漸漸的，我把幼生班裏的功課提前讀完了，可以對對子，作詩，對於開篇起講也優為之。這時候，二伯父開始單獨授我讀文選詩集，如古文觀止、古文辭類彙、千家詩、唐詩三百首、唐宋八大家詩選等。讀到後來，二伯父覺得我的程度已經够得上到鄉學就讀了，閻鴻漸老師是他的好朋友，他專誠去和閻老師商量，閻老師一直都欣賞我，他頓時表示願意接受我這個小學生。

閻老師後來告訴我，二伯父向他殷殷請託的時候，一再強調我年紀雖小，却是個頗不平凡的學生，他因為自己覺得教不了我，認為我應該另投高明的老師，免得在幼生班裏白白浪費了時間。閻老師說，我二伯父太謙虛了，二伯父的道德

文章是他素所欽仰的，二伯父命我升到鄉學，實在是因為他知道我的學業正在突飛猛進，在幼生班裏搖頭晃腦的讀書背書，對於我已屬迹近浪費時間。

鄉學，設在離家不遠的拔旗寨，就讀的多半是十七八歲的大學生，乃至於結了婚的成年人。在這裏讀書方式不然為之一變，學生們不必背書，但必聆聽老師的講解，講解課文仍以經史為主。就讀的學生程度相當高，譬如二伯父指定督飭我用功讀書的堂兄楊淑登，他都二三十歲了，考過秀才，只是功虧一簣，未獲高中。

在大學生中間夾了一個小孩，而這個小孩要比任何大學生更要受老師的青睞，這是個很不平常的現象。照理說我因為年齡太小，只算是鄉學的附讀生，堂兄淑登也等於是我的老師，他要負責輔導我的功課，該背的就背，該講的就講。但是我聽了閻老師諄諄善誘，條分縷析的講解以後，每每覺得堂兄淑登給我授課的時候實在太馬虎了，他要不是隨手翻過，就是信口開河，聽得我不耐煩，我便高聲的抗議：

「你不對麼，你根本就沒有把課文講清楚。」

「莫吵莫吵，」淑登堂兄趕緊低聲的制止我，再誑我說：「你起先就懂了的麼，你要我講得那麼清楚做什麼？」

那時候還不講星期，每逢初一十五，大學生都要作文，八股文，講起來容易，作起來艱難。閻老師為了試試我，叫我也跟着他們作，說來也是幸運，我接連作的幾篇文章居然入了閻老師的法眼。本來我的作文應該由負責輔導的淑登堂

兄批閱，但是閻老師自己要去看看，一看便讀不絕口，經常面予嘉勉，碰到有客人到私塾裏來，如果來客是行家，他一定會抽出我的文章，大聲的讀給客人聽，當着那麼些大同學的面，閻老師的沾沾自喜，確實給了我很大的鼓勵。

有了我這個小學生，在大同學中出人頭地，於是閻老師總是以我為例，當眾呵斥大同學的文章作不好，竟然連我這個十歲不到的小孩都不如。他處處拿我和那些大同學比較，確實使大同學們頗傷腦筋。

大同學們唯恐自己的文章作不好，當面呈交閻老師，會受閻老師的訓斥，因此紛紛央我代為繳卷。老師看見每次都是我捧着全班的作文來繳，覺得奇怪，有一次他問起我，我只好據實回答，老師聽了微微一笑，他一搖鬚說：

「以後，那些真的文章，你就莫給我拿來。」

我也笑了，我說：

「文章臭與不臭，我怎麼聞得出來呢？」

於是閻老師縱聲大笑，指點我說：

「你不要聞，你先代我看，凡是你看了覺得不通的，那就是臭的。」

職責重大，我有点心慌，當時我遲疑不決的說：

「只怕我不能勝任吧。」

老師輕聲的鼓勵我說：

「你不要以為你年紀小，你的程度比他們好多呢。」

我自小養成一個習慣，無論做什麼事，必定認真負責，決不敷衍了事。老師這麼吩咐，我便

嚴格執行，做了幾次代看文章的工作，閻老師很滿意，他說：

「嗯，你做得很好，現在你果然聞得出文章臭不臭了。」

對我自己來說，這一項工作給了我很大的進益，讀好文章固然有所灌輸，讀臭文章更可以進而啟發自己，「教學相長」，只怕也就是這個道理。我想，當年閻老師對我青睞有加，所以才煞費心機的，用這種方式來教育我。

我代老師看大學生的文章，不講情面，大公無私，當然會使許多同學覺得不快。於是漸漸的有些同學，就此再也不來找我代呈卷子。

一天，閻老師和朋友在樹蔭，吃酒談心，剛好我走過，上前行了禮，閻老師便眉飛色舞的指我說：

「這個孩子很不錯，將來一定有出息。」

老師說了許多讚我的話，他的朋友笑吟吟的問我：

「會作詩嗎？」

「那還早呢，他才多大一點麼，」老師深怕我不會，搶先替我回答：「他纔開始作文章。」

「對對子呢，你會不會？」那位老先生似乎存心要考我一考。

閻老師剛要說他還不會教我，我少年好勝，脫口而出的答道：

「勉強可以對一下。」

於是老先生便出了一個上聯，「飲酒」，當時我一眼瞥見有一位武學生在耍刀，銀白翻飛，我看呆了，無暇思索，我脫口而出的對道：「舞刀」。

閻老師和那位老先生相與大笑。老先生說：「你這位貴門生，對得倒是很好，不過我看他將來只怕是個武人啊！」

受了驚嚇暈倒在地

負責輔導我的小老師、大學生堂兄淑登，是我三伯父的兒子。三伯父一家，在那段時期遷出了老宅，他們住的那幢莊屋，和龍臺寺相距三十里，因此他就住在學校裏，一日三餐，仍由老宅供應。

我家特別敬重讀書人，總認為讀書人應該穿好的，喫好的，子弟在外讀書，家中千方百計，務使其供應勿缺。淑登堂兄不但是我的輔導老師，他更是考過秀才的「大學生」，自從我奉二伯父之命拜在他的門下，母親對他愈加恭敬，她老人家經常親手替他料理飯食。

這一個差使相當的苦，天剛亮我就要送早點心去給淑登堂兄喫，往往我端着熱騰騰的早點到了龍臺寺，淑登堂兄仍還高臥未起，於是，我只好把他猛力的推醒來，囑給他聽：

「我媽說的，今天做的這個蓮子湯，叫你一定要趁熱的喫！」

淑登堂兄揉揉眼睛爬起床，一面稀裏呼嚕的吃蓮子湯，一面還在喃喃的抱怨，抱怨我不該吵醒他的安睡。

從我家裏到鄉學，大概只有一華里左右的路程，我每天步行來回，不覺得累。祇有一次，自沉睡中醒來，發現自己和衣臥在床上，父親母親，滿面憂急驚惶，聲聲問我：

「大毛，你怎麼樣了？怎麼樣了？」

「大毛，你好點了沒有？好點了沒有？」我很詫異，揉揉眼睛，翻身坐起，回答母親說我的父母雙親說：

「我不是好好的嗎？我沒有什麼呀！」

「哎呀，」母親着急的頓足報怨：「你還說沒有什麼呢！從昨天到今天，簡直嚇死了人！」

父親的臉色漸漸和霽，他湊進我，十分關切的再問：

「大毛，昨天的事情，你記不記得。」

我茫然，望着他老人家直搖頭，然後我困惑的反問：

「昨天，昨天出了什麼事情呀？」

過後才由父母告訴我，昨天傍晚放學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受了驚嚇，暈倒在地，是堂兄他們把我抬回來的。自此昏昏沉沉，神志不清，一直睡到今天，把兩位老人，整整的急了一夜。

我瞠目一想，終於想了起來，昨晚，夕陽剛下山，暮靄四合，我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踽踽獨行。突然之間，高可丈許的玉蜀黍林中，竄出一個妖魔鬼怪，牠面如鍋底，紅鬚似戟，衝着我暴跳如雷，哇哇怪叫，這一下把我嚇得發出一聲驚喊，就此昏厥過去。

醒來時不知怎樣身在家中床上，而且若不是父母提示，我差點把那可怖的一幕都給忘了。

外面堂屋裏，鄰家大娘帶着她那個鬧禍的「娃兒」，正在等我醒轉。因為要等我醒轉了，她們才能放心，才能向我道歉。她們帶著裝扮妖魔鬼怪的化妝品，還有一些慰勞我的喫食。父母再三謝絕那些食物，却把化妝品和鄰家兒裝扮妖怪的經過跟我詳細解釋一番。妖怪是鄰家那個頑皮

的娃兒扮的，他用未成熟的玉蜀黍搽了一臉黑，再以玉蜀黍漿染成紅鬚子，躲在玉蜀黍林中，等我經過，就跳出來居心嚇我。

鄰家大娘帶着她的孩子，千恩萬謝的告辭，母親送她們到二門口，好意的告誡那個頑童說：「二千千萬莫做這種事了，要曉得，人嚇人會嚇死人的啊！」

親戚朋友聽到我被嚇暈的這個消息，紛紛趕來探視，有人送雞，有人送肉，都說是應該讓我多喫點好東西，補補身體。父母一一婉言辭謝，兩位老人家口口聲聲的說：「小孩子嚇，受點驚嚇又算什麼呢。」農業社會中人人情味之濃郁，至今我仍十分懷念。

自己造房子不簡單

父親的一位朋友，送我一套工具，外面是一個鐵筒，裏面有刀鋸鋸鑿，雖然格局小些，但是仍還可以實用。當年的小孩子根本就沒有什麼好玩的東西，我拿到了真是欣喜萬分。龍臺寺後面就是東山，茂林修竹，曲徑通幽，廣安的竹子粗大堅實，是很好的建材，因此我常常帶着我的二弟，悄悄的到林木深處去砍竹建屋。我們兩個在一處隱蔽的地點，居然造了三間房子，書房、臥室、炊間，一應俱全，從此我們兩兄弟便有了另一秘密的新家，大有「對坐幽篁裏，林深人不知」的意境，著實高興得很。唯一的遺憾是小刀小鋸難行艱鉅，我左手五指指頭都受過傷，計砍斷一截，划傷三根，打碎指甲蓋兩處。每次受傷都血流如注，苦於回家不敢跟大人講，唯恐洩漏秘密。無醫無藥，傷口極難癒合，咬緊牙關吃的苦頭真是不少。

一天，父親一時興之所至，漫步深山，忽然發現了三間像模樣的竹屋，大為驚訝，回到家裏細細盤問，我和二弟只好承認那是我們自造的要處。父親還不相信，又問我們是用什麼工具造的？我們把小小工具搬了出來，父親不禁也領首稱許的說：

「不簡單，不簡單，我不會想到你們還有這個本領。不過你們以後千萬不要再瞞着大人這樣做了，怕是割破劃傷皮肉，耽擱了醫治，那不是好要的事情。」

自從我出生的那年，光緒十年，廣安縣桐花結變成關刀，春花橋周家的李樹長出了蛾眉豆。自此以後，廣安災禍連連；我七歲時，臘月間，曾經在花園裏別業遠望見縣城外郊大火，火鴉飛舞，燒紅了半月天，事後據城裏下鄉的人說：這一場火從東門燒到南門，可以說是廣安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樁火災。

光緒十八年，我八歲，就在較場堡大出風頭。那一年的五月十一日，我生平第一次見雪，從早晨起，天色陰沉，白雪翻飛，不到兩個時辰，就把視線所及的地方，點綴成粉裝玉琢的銀色世界。這一場大雪下了三天，據說，全縣枝繁葉密的黃桷樹，都被嚴寒凍死了。

我十一歲那年，渠江漲水，突破堤防，洪水冲垮城牆，洶湧入城，造成了很大的災害。十二歲，正月初二，家家戶戶，正在歡天喜地過新年，忽然山搖地動，樑柱格格作響，人人驚心動魄，紛紛逃出屋外，這是我初度領略地震的可怕。歡樂童年，幸福歲月，在不知不覺中匆匆度過，轉眼間我十二歲了，身材矮小，體格健壯，

六年的私塾和鄉學生活，我已讀了不少的書，提筆可以作文章，對對子，寫幾首小詩。同時，由於我悄悄習武，我也能盤馬彎弓，打楊家拳，舞彈殺棍，自己認為很有下場子考武秀才的資格，靜時回想，我似乎並沒有浪費虛擲我的童年時期。

考小學時改名楊森

同縣副榜胡駿，號葆生，他就是廣安名流胡光熊、光杰、光熙實昆仲的尊翁，廣安縣的最後一位翰林。胡家住在廣安城內留鶴園，胡駿先生在留鶴園後的玉皇觀，辦了一所紫金精舍。

光緒二十二年，紫金精舍改為縣立小學。縣立小學設在玉皇觀，玉皇觀古稱紫金觀，城內北門，是廣安的著名古刹之一，明代由通樂和尚所重建。觀內有銅鑄的玉皇大帝，和真武大帝像各一，以及鐵鑄的王靈官像一，高各六尺許，俱是道貌岸然，栩栩如生，素為廣安的「縣寶」。除此而外，還有萬年燈台和紫金橋的碑碣，都是明朝尚書王德完的手跡。明末清初，經過李闡和張獻忠的燒殺，寺觀俱廢，直到咸豐二年，方由明秦法師再加修葺。

縣立小學，全縣只有一所，它的經費，是由廣安的學田收入抵充，滿清地方政府，一概沒有教育經費預算。禮典、祭祀、學官和府學縣學費用，都靠學田的租銀。廣安學田淵源很早，起先稱為「義學」，是地方紳民捐錢買的一些田，放給佃農承租，按年繳納租穀，數目當然不會太大。不過到了康熙四十九年，知州江中楫，審理黃萬沱、綠水溝、觀音橋、白馬廟四鄉鄉民爭奪田

產，纏訟不休。他老先生一發脾氣，乾脆把這一大片田產全部充官，併在學田裏面，每年納糧紋銀一百三十三兩五錢。乾隆十二年，加租二十六兩，嘉慶九年再增添庫銀三百八十六兩，附以各處學田租銀三百八十八兩六錢，從此，廣安學田收入每年就有了七百多兩紋銀，算是相當多的了。

因此，當時的知州會傳續規定，凡是考進小學的，一律官費待遇，食住學費以外，還按月發給零用金。這麼下來，投考的學生更加踴躍。

同時，進縣立小學，等於是進縣學，那時候縣立小學的資格，一般都認為和秀才彷彿相等。縣立小學招考，有這樣一個機會，廣安縣的讀書人，紛紛趕去應試，閻老師、二伯父和父親，都以為我年紀雖祇十二歲，但是程度儘够了，因此他們極力主張我去考考看。

當時應考的學生，總有五六百人，少長咸至，羣賢畢集，其中就數我的年紀最小。父親親自送我入城，參加考試，報名的時候，我正在填寫報名單，忽然想起往年每有同學跟我開玩笑，說我楊淑澤這個名字像是女人家的，我總是抗議說：淑字像女人，那澤字又有那個女人用過呢？不過如今考小學，考取以後同學多了，我怕惹人譏笑，就想改個名字，但是又該改稱什麼呢？想了半天，驀地憶起今天進城，路上曾經見到有家店鋪名「祥森號」，湖南話，「祥森」和楊森音同字不同，我就大膽妄為的在姓名欄內寫下了「楊森」，自此以後，我就以楊森為名了。其後我向父親陳述不得而己擅改名字的苦衷，父親愛子情深，不忍苛責，付之一笑，算是默認。

臨到考試的那天，進了考場，接過題目，展

開一看，那張紙上赫然寫着十二個大字：

「王猛說符堅，正朔在晉，不可伐也。」

以我們這些祇讀經書、不知歷史的小學生看來，這十二個大字，不啻是茫無頭緒的無字天書。

湊巧我在私塾就讀的時候，十一二歲便唸完了四書五經。二伯父怕我「無書可讀」，方始稍稍給我講解了一些雜文，這其中，就有一篇「王猛論」，我會把它背得滾瓜爛熟。

根據我當時的瞭解，王猛是晉朝北海人，少有大志，隱居華陰山，恒溫伐秦，他穿了短打衣裳去謁見，談話時旁若無人，捫蝨而論，後來他被前秦之主苻堅所羅致，極獲信任。他幫助苻堅治理前秦，國政修明，日趨興盛，使前秦成為五胡之中的最強者。我從王猛論中所得到的印象僅止於此，至於他臨終之前，怎樣告誡苻堅晉為正朔，必不可伐，以及後來苻堅驕橫自用，忠言逆耳，一等王猛死了即刻大舉寇晉，終於引發了史乘中著名的淝水之戰；苻堅被謝玄殺得大敗虧輸，望風而逃，一時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其後乃被姚萇圍而弒之，前秦遂致，後秦乃繼；王猛的警告不幸而言中，這許多歷史掌故，當其時我確是一無所悉。

因此我祇好根據我所能背誦的那篇「王猛論」，將王猛大大發揮一番，後文種種，我祇好避重就輕，一字不提。文章呈上去了，居然獲得胡葆生師的激賞，將我高高的錄取，只是在他傳見我的時候，老先生皺起眉頭說：

「八股文首重破題，你這篇文章作是作出來了，就差沒有點到正題裏！正朔在晉」那四個字

。嘿，「正當我坐立不安，汗流浹背的時候，他老人家又頻頻頷首的說：『嗯，不管怎樣，你這篇文章寫得倒還可以，倒還可以。』」

進城逛遍十八條街

從閉塞的龍臺寺故鄉進了城，真有眼前一亮，天地開朗的感覺。廣安縣城池雖小，周圍不及里許，但在我這窮鄉僻野十二歲大小的孩子看來，仍還是壯麗廣大得很，記得那年七至九月，接連下了兩個月的雷雨，小西門城牆坍了十幾丈，北門左邊也倒了幾幾丈，是由當時的知州陳源濟先生籌款加以修復的。

廣安縣城的建置有一點很特別，那就是各級官署全部設在秀屏山上，和市廛民家隔開。秀屏山層岩峭壁，藤草纖翠，遠遠望去就像是一座屏障。山上有顏真卿手書的刻石「秀屏積翠」，是他某年到廣安探設一位做官的親戚，小遊數日時留下的手迹。山後又有乾隆十六年知州項道快題的「霄漢屏開」，石岩上，刻着乾隆二十年知州陳聖的手迹：「山氣日佳」，因此這裏素為廣安十六景之一。宋太祖建軍親閱圖經，廣安軍的那一筆，就點在這裏。秀屏之麓的一條長街，往南的稱後街，有關廟、倉頡廟、甘棠書院、陝人會館、恒公祠、桂花井，此外又是茶社聚集之地，四川人普遍有上茶館吃茶的習慣，所以這條街上經常高朋滿座，談笑風生。生意買賣在此接洽商榷，而私人糾紛也往往可由公正人士片言得決。

考取了小學，父親以示鼓勵，親自帶着我，逛遍了廣安縣的十八條街。記得靠北那條叫文明

街，有鄧時敏的故宅，額稱「大廷尉」，陳氏宗祠，又名陳家大宅，又北，是陳戎、曹錦猷的宅第，梅花繞屋，花柱拂檻，全縣深宅大院，論幽勝數它第一。聖龍宮，門殿極為壯麗，濂溪祠，祀的是理學開祖周濂溪，敦頤先生。再北，就是一些依山而居的零星貧戶了。

北城之東，有暗橋街，半為客寓民家，半為菜市茶館，這條街地勢低窪，江水一漲就會淹水。更向北是楊柱街，又叫麻柱坪，盡是些賣陶器的商肆。再上，江西會館後面便是廣安州考棚，後文我將詳予描寫。考棚左邊是鳳凰山，山上有一座桐林寺，後堂豁然開朗，花木幽深，頗有靜趣，名流騷客，常在這兒聚首，留下了許多石刻題咏。自棚右小巷直出，地名北倉溝，都是一些菜園子，近北門的地方有一升當舖，光緒十年奉知州邢錫晉之命而設。緊靠城牆，是戶曹蒲春銘故宅，高懸「進士第」匾額，再往下，是胡光熙先生的誕生之地留鶴園了。

留鶴園是有清嘉道年間廣安知州劉有儀所置，劉知州在道光三年去任，遺愛在民，於是全州紳耆為他買田數處，每年衣租食稅於斯。漫假久之，後來便如胡光熙先生所述，住了胡、顧、蒲三家。

三山之中最靠近北門的，是紫金山，山上有玉皇觀，門額「紫金山」三字，相傳是開山和尚手書，玉皇觀下就是明朝尚書王德完的舊邸，邸名紫金園，內有德完先生第五子王城的墓。後來這座廣安縣最大的宅邸，被我買下，加以修葺，小有亭臺樓閣之勝，邑人又改稱「紫金山楊公館」。

東街，又名東大街，以別於小東街，盡是高門深宅，和珍錯錢布的大商號，掌握全縣經濟。有劉大道的宅第，額題「父子進士」。廣安人一提起來便很得意，咸以劉家的「父子進士」是與王尚書第王德完王恒光等三兄弟在明朝萬曆年間同榜，因而築建的「三鳳齊鳴坊」相互輝映，值得大書特書。不過，廣安人有時候也頗幽默，如嘉慶庚午一科，同鄉望族淡家叔侄三人同榜高中，自此廣安便多了一句俗諺：「廣安一窩蛋（淡之諧音）。」父子進士第後來賣給金家了，東大街還有一些窄門淺戶，有賣花的，賣酒的，賣磁器糖果的。

東門街，是個小小的商業地區，有官鹽茶店，專售紙馬雜貨的小肆，以及幾家小吃館。小東街住了一些殷商富賈，做買賣的，則是一些雕刻漆畫作。三聖街又叫會府街，商店專售珠翠和木器。老南街是鐵器、錫器和花布的集中市場，地勢最高亢，即使洪水入城，這一帶也不患積水，美中不足的是恰當挑擔賣水的汲路，因此地面常是濕漉泥濘。

正南街多的是書坊酒館綢布莊，仁壽街一帶是酒樓飯館，米市街集糧商酒販之大宗，地勢最低，時常淹水。西街又謂新南街，染房、花布、酒食館和煙燭紙店所在多有。水塘堡這條大街恰在城中心，棺材店、酒館、醫士客寓，構成一種壯闊奇異的氣氛。

渠江書院在文學街，其上為儒學署，和它望衡對宇的，全是書吏的住宅或客棧。最西的一街叫龍頭街，清靜寧謐，多為旅店或民居，街口，巍然聳立著「三鳳齊鳴坊」。直上山坡，又有仁壽街，依山而築，拾級攀臨，兩側全是民房。在其下，就是十字街，秦樓楚館，笙歌不絕，這便是寶城獨一無二的風化區了。沿紫金山曲折小徑而下，還有一座王家的涵虛園，亭臺池沼，花木蓊鬱，庭園之勢甲於一郡。又有玉虛洞，一泓小溪，自北城水門注入，曲折流向城東，夾溪古木參天，意境悠遠。

入室弟子唯我最小

考取了縣立小學，成為胡葆生先生入室弟子，在我這個十二歲的小學生來說，無異是平步青雲，一步登天，因為同學中有舉人、副榜、秀才年長者已四十歲，唯我最小。現在我無須乎上午讀新課，下午背全交了。正式進了學堂，一開始便專經，所謂專經，意謂專心經術。專經是古代的試士之法，也是歷代聚訟紛紜，或贊或否，爭議不定的治學門徑。唐朝試士，明經之別，有五經，有三經，有二經，更有專究一經者。宋代也有專經進士須學兩經的規定。南宋王儉傳：「宋孝文帝，天下悉以文采相尚，莫以專經為業，儉獨冠便留意三經，尤善春秋。」王儉是個風流倜儻的人物，他是齊瑯琊人，二十八歲便做右僕射的大官，越年帝昶，遺詔為侍中，他曾說：「江左風流宰相，唯有謝安。」他顯然是以謝安自況，然則王儉二十歲頭上就留意經書，專攻春秋。由此可見，專經對於刻意治學的人，可能會事半功倍，大大有益，否則自比謝安的王儉也就不成其為歷史人物了。

什麼叫做專經？如以現代化的口語言之，專經就是以科學的分析方法治經。如所週知，經書汗牛充棟，博大精深，十三經有易、詩、書、周禮、儀禮、禮記、春秋左傳、春秋公羊傳、春秋穀梁傳、論語。孝經、爾雅和孟子。古人會謂皓首窮經，少伏生之八歲。王儉才華絕世，他畢竟也只敢留意三經，鑽研春秋。古人說得好：余生也有涯，學也無涯。一個人窮畢生之力，但能專攻一經，已經算是很了不起的了。

我在紫雲精舍「專經」，教經學的老師，他的教授法相當合乎科學原則，記得當時我會猶疑徬徨，困惑不解的問他老人家：

「專經，專經，這經書究竟應該怎麼樣的專法呢？」

經師不疾不徐的說：「專經之道，容易得很。頭一步，先要你自己決定應該「專」那一經？」

我想，方始敬謹作答：

「要專，是否可以先專詩經？」

老先生驟然一笑，他說：「很好。」接下來，他便出了題目，叫我不得煩難，先把詩經之中，所有涉及鳥類的名詞一一錄下。

這項任務不難，却是費時間，搞了十幾天，我才抄錄完畢。於是經師再叫我抄草類、獸類、花類，如此分門別類，一一抄好。整本詩經，在我的手裏就變成了分類辭彙，老師為我逐項講解，我在每一條下寫了密密麻麻的註釋。

逐字逐詞的辨認清楚了，老師又告訴我，詩經分國風、雅、頌三大項，簡而言之國風是民俗的歌謠，雅是士大夫間的唱和之作，頌是樂章兼有舞容者，大抵是祭祀時用的歌謠。一本詩經分類抄好，老師又講解何以有風雅頌。譬如「關關雉鳴」那一章，是由於夫婦相配乃王化之源，一切倫常綱紀，都由夫婦開始，因此列為關雉章第一，像這樣的講解，足足有一年之久，然後老師笑了笑說：「好了，現在隨便你到那裏去應考，只要考的是詩經，不管怎麼考法，都再也不會難倒你了！」（待續）